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范 文 正 公 集

(一)

范 仲 淹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

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敘。

范文正公集目錄

卷第一

古賦

明堂賦

秋香亭賦并序

靈烏賦并序

古詩

謝黃惣太博見示文集

四民詩

寄題孫氏碧鮮亭

贈張先生

明月謠

上漢謠

清風謠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上都行送張伯玉

鳴琴

馴鷗詠

古鑑

贈樊秀才

贈碁者

歲寒堂三題

贈都下隱者

卷第二

古詩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聽真上人琴歌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和章岷從事鬪茶歌

和葛闕寺丞接花歌

天平山白雲泉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江上漁者

送蔡挺代父之蜀

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廬山瀑布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和楊旼孤琴詠

絳州園池

晉祠泉

訪陝郊魏疎處士

中元夜百花洲作

覽秀亭詩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依韻鄉尉黃通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雪

閱古堂詩

送謝景初延評宰餘姚

卷第三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詠史五首

次韻和劉夔判官對雪

河朔吟

和黃惣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過太清宮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送江南運使張傅度支

堯廟

西溪見牡丹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鷓鴣在秋天

觀獵

鸚鵡

歸鴈

青郊

射陽湖

舟中

寄歐靜秀才

和韓布殿丞三首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野色

雜詠四首

書事呈韓布殿丞

西溪書事

得李四宗易書

歐伯起相訪

寄贈林逋處士

酬滕子京同年

贈餘杭唐異處士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諸暨道中作

題翠峯院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寄西湖林處士

越上聞子規

送李紘殿院赴闕

送刑昂處士南遊

送丁司理赴明州

送鄞江寶尉

送常熟錢尉

試筆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送刁紡戶掾太常下第

憶杭州西湖

寄林處士

依韻酬母湜推官

送石曼卿

送何涉秀才

八月十四夜月

送吳安道學士知崇州

謫守睦州作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送韓瀆殿院出守岳陽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蕭洒桐廬郡十絕

新定感興五首

遊烏龍山寺

江干閑望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齋中偶書

留題江秀才舊居

依韻酬周驟太博同年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桐廬郡齋書事

留題方干處士舊居

卷第四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蘇州十詠

依韻奉酬晏尙書見贈

又用前韻謝晏尙書以近著示及

陳質殿丞挽歌詞

送僧文光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

應制賞花釣魚

過餘杭白塔寺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江城對月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芝山寺

昇上人碧雲軒

郡齋卽事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依韻酬黃灝秀才

贈鍾道士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遊廬山作

瀑布

贈廣宣大師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贈茅山張道者

京口卽事

懷慶朔堂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贈葉少卿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城大順迴道中作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與張壽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寄安素高處士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依韻酬李光化敘懷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送黃灑員外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寄

卽席呈太傅相公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又和賞梅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又和賞梅

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

依韻答并州鄭大資政見寄

過陳州上晏相公

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登表海樓

石子澗二首

依韻答韓侍御

謝柳太博惠鶴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五首

贈方秀才

依韻和龐殿院見示二首

卷第五

義

易義

論

帝王好尙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議攻

議守

答竊議

讚

楊文公寫真讚

卷第六

頌

皇儲資聖頌并序

泰州張侯祠堂頌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序

太清宮九詠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述夢詩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唐異詩序

四德說

說春秋序

卷第七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書

奏上時務書

卷第八

書

上張右丞書

上執政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卷第九

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睽推官書

與唐處士書

答趙元昊書

答安撫王內翰書

上呂相公書三首

上樞密尙書書

與省主葉內翰書二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書謄目

卷第十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祭石學士文

祭吳龍圖文

祭呂相公文

祭陳相公文

祭韓少傅文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祭陝府王待制文

祭謝舍人文

祭同年滕待制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祭尹師魯舍人文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祭葉翰林文

祭杜待制文

祭英烈王文

卷第十一

碑

唐狄梁公碑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

卷第十二

墓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贈兵部尙書田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戶部侍郎贈兵部尙書蔡公墓誌銘

卷第十三

墓誌

尙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銘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尙書贈太子太師諡忠獻范公墓誌銘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卷第十四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鄂郊友人王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權三司鹽鐵判官尙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卷第十五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睦州謝上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饒州謝上表

潤州謝上表

延州謝上表

謝降官知耀州表

耀州謝上表

乞小郡表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卷第十六

表

讓觀察使三表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謝傳宣表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謝授知邠州表

邠州謝上表

遺表

卷第十七

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鄧州謝上表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杭州謝上表

謝賜鳳茶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青州謝上表

卷第十八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求追贈考妣狀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彭乘自代狀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舉滕宗諒狀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舉張問孫復狀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狀

賀胡侍郎致政狀

卷第十九

狀

陳乞邠州狀

陳乞鄧州狀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狀

陳乞潁亳一郡狀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論復併縣劄子

乞脩京城劄子二道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卷第二十

賦

老人星賦

老子猶龍賦

蒙以養正賦

禮義爲器賦

今樂猶古樂賦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金在鎔賦

臨川羨魚賦

水車賦

用天下心爲心賦

別集

卷第一

古詩

寄石學士

江樓寄希元上人

酬和黃太博

滕子京以真籀相示因以贈之

送徐登山人

匣劍

南園

行歌

明月

南樓

送陳瓌秀才遊金陵

過方處士舊隱

律詩

送歐伯起

九日

送虎丘長老

寄潤州龐籍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和龐醇之見寄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贈吳秀才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寄題溪口廣慈院

卷第二

賦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君以民爲體賦

六官賦

鑄劍戟爲農器賦

任官惟賢材賦

從諫如流賦

聖人大寶曰位賦

賢不家食賦

窮神知化賦

乾爲金賦

王者無外賦

卷第三

賦

易兼三材賦

淡交若水賦

養老乞言賦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體仁足以長人賦

陽禮教讓賦

天驥呈才賦

稼穡惟寶賦

天道益謙賦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賦

政在順民心賦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卷第四

雜文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寶諫議錄

上張侍郎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賦林衡鑑序

賀胡侍郎致仕

知杭州謝兩地啓

移蘇州謝兩府

謝夏太尉

謝賀正啓

論西事劄子

道服贊

釣臺詩

送饒州董博士

送徐允升歸九華

奏議

卷上

治體

答手詔條陳十事

再進前所陳十事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員陳拆定奪進呈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奏爲災異後合行疎決刑獄等六事

答手詔五事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奏議尹洙轉官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奏爲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及令經略部署司講說兵書

奏爲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奏乞兩府兼判

再奏乞兩府兼判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何經久卽令施行等事

奏議葬荆王

奏議許懷德差遣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奏重定職田頃畝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贖法等三事

卷下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奏爲陝西西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奏乞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奏爲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奏乞將邊任官員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宣勅事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事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邊人中斛斛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奏乞揀沿邊年高病患軍員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薦舉

奏爲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奏馬懷德乞轉閣門祇候青澗城都監

奏乞酬獎張信

奏乞差宣撫副使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等

奏殿直王貴等

奏杜曾張沔

奏乞張去惑許元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奏雪滕宗諒張亢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再奏雪張亢

奏辯陳留移橋

奏爲劉渢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

奏葛宗古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奏乞互換巡邊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奏乞免錫賚

奏避蔡稟嫌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員

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尺牘

卷上

家書

與中舍

與忠宣公

與九國博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與朱氏

與指使魏佑

卷中

與韓魏公

卷下

交游

與晏尙書

與邵餗先生

諫院郭舍人

王狀元

與石曼卿

與曹都官

孫元規

孫明復

滕子京

李太白

張文定

陳水部

謝安定屯田

睢陽戚寺丞

知府太卿

蔡欽聖殿丞

工部同年

南陽著作

知郡職方

安撫內翰

翰長學士

安撫太保

李節推

通理虞部

仲儀待制

文鑒大師

與朱校理

與田元均

與尹師魯

與季寺丞

附目

年譜

年譜補遺

言行拾遺事錄

鄱陽遺事錄

建立義莊規矩

褒賢集

褒賢祠祀二卷

朝廷優崇

遺文

諸賢贊頌論疏

諸賢論頌

諸賢詩頌

祭文

范文正公集卷第一

古賦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復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平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歸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耽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地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桓桓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趨趨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蔥。圓海兮泱泱。旣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牆。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

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乏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迺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於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瀨瀨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于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爲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祕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爲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曄曄以陳。五常之席。奕奕而倫。惟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罍離離。玉幣莘莘。牲

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篋籩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闢。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辰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級。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向。於是旒旒旅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冕絨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盆。賢曷側而遺野。予以盛名器。予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間間。諸儒靡協。議者啾啾。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業。使朝廷

茫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尙其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尙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恥。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臯陶。迺連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縣縣。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秋香亭賦并序

提點屯田鉅鹿公。就使居之北。擇高而亭。背孤巘。面橫江。植菊以爲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醕酒以落之。僕賦而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練迴。山有嵐而屏矗。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冶弗天。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泛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黃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醜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

靈鳥賦并序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靈鳥靈鳥。爾之爲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彼啞啞兮。如愬。請臆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旣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

告之則反災于身。不告之則稔禍于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爲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雉恠于鼎。懼而脩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曷病。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皇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爲神兵。焚而可變。孰爲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爲。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爲。深穴而威。城苟圯兮。吾將疇依。寧驥子之困于馳驚兮。鴛駘泰於芻養。寧鷓鴣之飢於雲霄兮。鷗鳶飫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兮。予欲無言。纍纍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

古詩

謝黃惣太博見示文集

松桂有嘉色。不與衆芳期。金石有正聲。詎將羣響隨。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時。仰止江夏公。大醇無小疵。孜孜經緯心。落落教化辭。上有帝皇道。下有人臣規。邈與聖賢會。豈以富貴移。誰言荆棘滋。獨此生蘭芝。誰言醜匪繁。獨此蟠龍龜。豈徒一時異。將爲千古奇。願此周召風。達我堯舜知。致之諷諫路。陞之誥命司。二雅正得失。五典陳雍熙。頌聲格九廟。王澤及四夷。自然天下文。不復迷宗師。

四民詩

士

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爲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美祿報爾功。好爵磨爾賢。黜陟金鑑下。昭昭媿與妍。此道日以疎。善惡何茫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聽幽不聽明。言命不言德。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節義爲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陰陽有變化。其神固不測。禍福有倚伏。循環亦無極。前聖不敢言。小人爾能臆。裨竈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末路競馳騁。澆風揚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願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農

聖人作耜耨。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禍。比戶猶安輯。何人變清風。驕奢日相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絃急。一夫耕幾壠。游墮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爲泣。

工

先王教百工。作爲天下器。周旦意不朽。刊之考工記。嗟嗟遠聖人。制度日以紛。窈窕阿房宮。萬態橫青雲。熒煌甲乙帳。一朝那肯焚。秦漢驕心起。陳隋益其侈。鼓舞天下風。滔滔弗能止。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書。竭我百家產。崇爾一室居。四海競如此。金碧照萬里。茅茨帝者榮。今爲庶人恥。宜哉老成言。欲擲般輪指。

商

嘗聞商者云。轉貨賴斯民。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上以利吾國。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豈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貪秦。經界變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無常籍。茫茫僞與真。游者竊吾利。墮者亂吾倫。淳源一以蕩。頽波浩無津。可堪貴與富。侈態日日新。萬里奉綺羅。九陌資埃塵。窮山無遺寶。竭海無遺珍。鬼神爲之勞。天地爲之貧。此弊已千載。千載猶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有餘春。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爲隣。上有堯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願更張。使我歌良辰。何日用此言。皇天豈不仁。

寄題孫氏碧鮮亭

天地何風流。復生王子猷。黃金買碧鮮。綠玉排清秋。非木亦非草。東君歲寒寶。耿耿金石性。雪霜不能老。清風乃故人。徘徊過此君。泠泠鈞天音。千載猶得聞。應是聖賢魄。鍾爲此標格。高節見直清。靈心隱虛白。粉筠多體貌。錦籜見兒童。上交松桂枝。下結蘭蕙叢。秀氣藹晴嵐。翠光凝綠水。明月白露中。靜如隱君子。不願湘靈泣。不求伶倫吹。鳳皇得未晚。蛟龍起何時。蕭蕭雲水間。良與主人宜。紅塵滿浮世。何當拂長袂。坐嘯此亭中。行歌此亭際。逍遙復逍遙。不知千萬歲。

贈張先生

應是少微星。又云嚴君平。浩歌七十餘。未嘗識戈兵。康寧福已大。清靜道自生。邈與神仙期。不犯寵辱驚。讀易夢周公。大得天地情。養志學浮丘。久鍊日月精。壽存金石性。嘯作鸞鳳聲。陰德不形言。一一在幽明。何當換金骨。五雲朝玉京。有客淳且狂。少小愛功名。非謂鐘鼎重。非謂簞瓢輕。素聞前哲道。欲向聖朝行。風塵三十六。未作萬人英。迺聞頭角者。五神長戰爭。禍福有倚伏。富貴多虧盈。金門不乏雋。白雲宜退耕。

人間有嵩華。棲之比蓬瀛。芝田春萬萬。玉潤畫錚錚。峯巒多秀色。杉桂一何清。月壑認瑤池。花巖列錦城。朱絃冉冉奏。金醴遲遲傾。相勸綺季徒。頽玉信縱橫。此樂不尋常。何苦事浮榮。願師先覺者。遠遠濯吾纓。

明月謠

明月在天西。初如玉鈎微。一夕增一分。堂堂有餘輝。不掩五星耀。不礙浮雲飛。徘徊河漢間。秀色若可飡。清風起叢桂。白露生堦蘭。高樓望君時。爲君拂金徽。奏以堯舜音。此音天與稀。明月或可聞。願我亦依依。月有萬古光。人有萬古心。此心良可歌。憑月爲知音。

上漢謠

真人累陰德。聞之三十天。一朝鸞鶴來。高舉爲神仙。冉冉去紅塵。飄飄凌紫煙。下有脩真者。望拜何拳拳。願君銀臺上。侍帝玉案前。當有人間問。請爲天下宣。自從混沌死。淳風日衰靡。百王道不同。萬物情多詭。堯舜累代仁。絃歌始能治。桀紂一旦非。宗廟自然一作白日毀。是非既循環。興亡亦繼軌。福至在朱門。禍來先赤子。嘗聞自天意。天意豈如此。何爲治亂間。多言歷數爾。願天賜吾君。如天千萬春。明與日月久。恩將雨露均。帝力何可見。物情自欣欣。人復不言天。天亦不傷人。天人兩相忘。逍遙何有鄉。吾當飲且歌。不知義與黃。

清風謠

清風何處來。先此高高臺。蘭叢國香起。桂枝天籟迴。飄飄度清漢。浮雲安在哉。萬古鬱結心。一旦爲君開。有客慰所思。臨風久徘徊。神若遊華胥。身疑立天台。極渴飲沆瀣。大暑執瓊環。曠如攜松丘。騰上煙霞遊。

熙如揖莊老。語人逍遙道。朱絃鼓其薰。可以解吾民。滄浪比其清。可以濯吾纓。願此陽春時。勿使飄暴生。千靈無結慍。萬卉不摧榮。庶幾宋玉賦。聊廣楚王情。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羲黃。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聲。精色皆激揚。栽培盡桃李。棲止皆鸞皇。琢玉作鎮圭。鑄金爲干將。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上都行送張伯玉

上都有聖人。日月一以新。曄曄天下才。西走堯舜賓。百谷望東浸。萬星依北辰。直者爲之轅。曲者爲之輪。一材不復遺。況此席上珍。南山張公子。氣象清且淳。懷有綺繡文。朝無瓜瓞親。寸心如鐵石。不差賤與貧。買臣起白社。賈誼富青春。寶此金轆轤。去去延平津。

鳴琴

思古理鳴琴。聲聲動金玉。何以報昔人。傳此堯舜曲。

馴鷗詠

萬物有常性。性無不貴生。風翔與駿奔。一一遠害情。歎彼沙上鷗。皎皎霜雪明。月宿滄洲靜。日浴滄浪清。何以狎溪人。溪人澹無營。循循自飲啄。往往相逢迎。徘徊兩無猜。何慕復何驚。客有懷依依。雲水言將歸。逐爾羣鷗樂。羣鷗爾勿飛。此心未忘者。天機非殺機。

古鑑

磨此千年鑑。朱顏清可覽。君看日月光。無求照人膽。

贈樊秀才知古之孫

五代雲雷屯。九野皆龍戰。開國如碁枰。皇極何由建。太祖乘天飛。大發光華旦。樊公江表來。經綸速如電。微子入姬周。倉皇救塗炭。四海乃大同。萬里聞薰風。禮樂與征伐。出自明光宮。大勳未大賞。積慶宜無窮。李廣不封侯。繼世多英雄。公有承家子。所至神明理。復有起家孫。一見知千里。和氣十洲春。清流九江水。非有神筆夢。粲粲文何綺。天子青春朝。列鼎招英髦。明年桃李開。禹浪如霞高。之子可變化。咫尺登金鼇。始知祖德長。光輝傳佩刀。

贈碁者

何處逢神仙。傳此碁上旨。靜持生殺權。密照安危理。接勝如雲舒。禦敵如山止。突圍秦師震。諸侯皆披靡。入險漢將危。奇兵翻背水。勢應不可隳。關河常表裏。南軒春日長。國手相得喜。泰山不礙日。疾雷不經耳。一子貴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於神。變化胡能擬。成敗繫之人。吾當著碁史。

歲寒堂三題

堯舜受命於天。松柏受命於地。則物之有松柏。猶人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制禮。體後凋以辨義。丁公神遇鑿窠形焉。陶相真棲風韻在矣。前言往行。豈徒然哉。吾家西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疎在軒。靈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立。儼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絲桐間發。莫能擬其聲。不出戶庭。如在

林壑某少長北地。近還平江。美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於千年。豈徒風朝月夕。爲耳目之資者哉。因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樹之側有閣焉。曰松風閣。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貽厥孫謀。昆弟雲來。是仰是則。可以爲友。可以爲師。持松之清。遠恥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聲。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念茲在茲。我族其光矣。子子孫孫。勿翦勿伐。惟吾家之舊物。在歲寒而後知。天地憐其材。而況於人乎。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歲寒堂

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雙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聲。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予以聚詩書。教子脩誠明。予以列鍾鼓。邀賓樂昇平。綠煙亦何知。終日在簷楹。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不向搖落地。何憂歲崢嶸。勗哉肯構人。處之千萬榮。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天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搖落。獨如春山碧。迺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若江河。有心若金壁。雅爲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爲補天石。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非匏。自起簫韶音。明月萬里時。何必開綠琴。鳳皇下雲霓。鏘鏘鳴中林。淳如葛天歌。太古傳于今。潔如庖羲易。洗人平生心。安得嘉賓來。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千載一相尋。

贈都下隱者

梅福隱市門。嚴平居卜肆。乃知神仙徒。非必煙霞地。異哉西山人。逍遙京洛塵。門多長者車。察脈如有神。軒皇萬餘載。此術了然在。精意洞五行。飛名落四海。結舍擬滄洲。東池接御溝。蘭芳披幽徑。琴樽在小舟。清夜泛月華。宛是江湖遊。他日上雲去。茲爲黃鶴樓。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

古詩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公路澗曹公與袁紹常爭據此地。

嵩高發靈源。北望洛陽注。清流引河漢。白氣橫雲霧。英雄惜此地。百萬曾相距。近代無戰爭。常人自來去。

拜馬澗子晉登仙。遺馬於此。鄉人見之皆拜。

傳聞王子仙。澗邊遺一驥。當時青雲路。鷄犬亦可致。未必真龍媒。悠悠在平地。

二室道

太室何森聳。少室欲飛動。相對起雲霞。恍如遊仙夢。何以寵此行。行歌降神頌。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峯

白雲隨人來。翩翩疾如馬。洪崖與浮丘。襟袂安足把。不來峻極遊。何能小天下。

玉女窗

窈窕玉女窗。想像玉女粧。皎皎月爲鑑。飄飄霓作裳。莫學陽臺夢。無端惑楚王。

玉女搗衣石

但見崑前砧。誰聞月下杵。金文與鐵色。璨璨知千古。試問搗衣仙。何如補天女。

天門

天門絕境遊。熙然揖灑氣。下顧莽蒼間。雲雷走平地。天威不遠人。孰舊本作莫起欺天意。

天門泉

天門有靈泉。埃塵未嘗至。日月自高照。雲霞亦輝庇。惟抱夷齊心。飲之可無愧。

天池

岳頂見天池。神異安可度。勿謂無波濤。雲雷有時惡。乘此澄清間。吾纓可以濯。

三醉石

巍巍八仙壇。上有三醉石。憐此高陽徒。如樂華胥域。憔悴澤邊人。獨醒良可惜。

峻極上寺

徘徊峻極寺。清意滿煙霞。好風從天來。吹落桂樹花。高高人物外。猶屬梵王家。

中峯

嵩高最高處。逸客偶登臨。迴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此非常遊。千載一披襟。

聽真上人琴歌

銀潢耿耿霜稜稜。西軒月色寒如冰。上人一叩朱絲繩。萬籟不起秋光凝。伏犧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淚如雨。嗟嗟不及鄭衛兒。北里南隣競歌舞。競歌舞。何時休。師襄堂上心悠悠。擊浮金。戛鳴玉。老龍秋啼滄

海底幼猿暮嘯寒山曲隴頭。瑟瑟咽流泉。洞庭蕭蕭落寒木。此聲感物何太靈。十二銜珠下仙鶴。爲子再奏南風詩。神人和暢舜無爲。爲子試彈廣陵散。鬼物悲哀晉方亂。乃知聖人情慮深。將治四海先治琴。興亡哀樂不我遁。坐中可見天下心。感公遺我正始音。何以報之千黃金。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湖山

湖山滿清氣。賞心甲吳越。晴嵐起片雲。晚水連初月。漁父得意歸。歌詩等閑發。

水月

千尋月脚寒。湖影淨於天。忽如嫦娥宮。俯仰見嬋娟。更約中秋夕。長津無寸煙。

筠亭

爲愛碧鮮亭。入夏敏敏至。臺榭競生煙。獨有清涼意。高岡鳳不來。幽人此沉醉。

風笛

風引湖邊笛。焉知非隱淪。一聲裂雲去。明月生精神。無爲落梅調。留寄隴頭人。

渚蓮

武陵誰家子。波面雙雙渡。空積心中絲。未成機上素。似共織女期。秋宵苦霜露。

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世傳學中祿。小子迺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爲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

薄責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螻求伸。朱樓逼清江。下睨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鉤輪。爲郡良優優。乏才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遠民。拙可存吾樸。靜可逸吾神。漸得疎懶味。下車將四旬。嘉興風雅來。觀對如天賓。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和章岷從事鬪茶歌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牙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採掇未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冷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鬪余味兮輕醍醐。鬪余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卻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南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和葛闕寺承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貧。憔悴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試問云何至是。欲語洩瀾墮雙淚。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爲事。黃金用盡無他能。卻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先春來。曉宣口勅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厭顏色。羣

芳只似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都城求絕匹。梁王苑裏索妍姿。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迴得東皇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千花相笑妖饒難。竊藥嫦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間看。太平天子春遊好。金明柳色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鈞天捧上蓬萊鳥。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色精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獻壽羅星辰。兌悅臨軒逾數刻。花吏此時方得色。白銀紅錦滿牙床。拜賜伏前生羽翼。惟觀風景不憂身。一心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況異南人。蕭灑溪山苦無趣。子規啼處血爲花。黃梅熟時雨如霧。多愁多恨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語聊悒悒。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違日下暮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卻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溼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畋。似昔繁華徒爾爲。西都尙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

天平山白雲泉

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羣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

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吾師仁智心。愛茲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名未已。來問無端理。卻指嶺邊雲。斯焉贈君子。

江上漁者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

送蔡挺代父之蜀

朔風豈不寒。蜀道豈不難。之子代親行。萬里心自安。劍閣雪猶明。錦江春未闌。到日必詩戰。重登李杜壇。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貴非我望。立譚萬乘前。肝竭喉無漿。意君成大舜。千古聞羶香。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片玉棄且在。雙足何辭傷。王章死於漢。韓愈逐諸唐。獄中與嶺外。妻子不得將。義士撫卷起。叱血一霑裳。胡弗學揭厲。胡弗隨低昂。干時宴安人。滅然已不揚。匹夫虎敢鬪。女子熊能留。況彼二長者。烏肯巧如簧。我愛古人節。皎皎明於霜。今日貶江徼。多慙韓與王。罪大禍不稱。所損傷纖芒。盡室來官下。君恩大難忘。酒聖無隱量。詩豪有餘章。秋來魏公亭。金菊何煌煌。登高發祕思。聊以攄吾狂。卓有梅聖俞。作邑郡之旁。矯首賦靈鳥。擬彼歌滄浪。因成答客戲。移以贈名郎。泉南曹使君。詩源萬里長。復我百餘言。疑登孔子堂。聞之金石音。純純自宮商。念此孤鳴鶴。聲應來遠方。

相期養心氣。彌天浩無疆。鋪之被萬物。照之諸三光。此道果迂闊。陶陶吾醉鄉。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天地久開泰。過言防結括。誰憐多出處。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盡室得江行。君恩與全活。迴頭諫諍路。尙願無壅遏。豈獨世所非。千載成迂闊。

廬山瀑布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逗雲千仞急。白虹下澗飲。寒劍倚天立。闕電不得瞬。長雷無敢蟄。萬丈巖崖坼。一道林巒溼。險逼飛鳥墜。冷束山鬼泣。須當截海去。獨流不相入。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波豈不惡。忠信天所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大半空名呼。沒者草自綠。存者顏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貴高路。休防讒嫉夫。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相國鎮東魯。時李相公迪在兗開閣多英豪。羨子賦從軍。壯思如波濤。常有非常遇。所得連六齋。故人孫復之。臥雲生二毛。或作梁甫吟。秋風共呼號。翩翩草檄外。可與相遊遨。益以夫子心。萬物都一毫。此行名與節。須似泰山高。

和楊旼孤琴詠

愛此千年器。如見古人面。欲彈換朱絲。明月當秋漢。我願宮商絃。相應聲無間。自然召南風。莫起孤琴嘆。

絳州園池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羣峯高下覩。池魚或躍金。水簾長布雨。恠柏鎖蛟虬。醜石鬪龜虎。羣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舊陶唐古。

晉祠泉

神哉叔虞廟。地勝出嘉泉。一源甚澄靜。數步忽潺湲。此異孰可窮。觀者增恭虔。錦鱗無敢釣。長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滿目江鄉田。我來動所思。致主愧前賢。大道果能行。時雨宜不愆。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

訪陝郊魏疎處士

賢哉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爲隱君子。有石礪其齒。有泉洗其耳。下瞰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爲高士笑。誓不拾青紫。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愠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稱長城倚。來訪臥雲人。而請益諸己。得無長者言。佩之玉非美。

中元夜百花洲作

南陽太守清狂發。未到中秋先賞月。百花洲裏夜忘歸。綠梧無聲露光滑。天學碧海吐明珠。寒輝射空星斗疎。西樓下看人間世。瑩然都在青玉壺。從來酷暑不可避。今夕涼生豈天意。一笛吹銷萬里雲。主人高歌客大醉。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

覽秀亭詩

南陽有絕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危亭。紫微謝希深。領郡日。建此亭。屹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歷歷銷人憂。作詩刻金石。意垂千載休。我來亭早壞。何以待英游。試觀荆棘繁。欲步瓦礫稠。嗟嗟命良工。美材肆爾求。曰。基復日構。落成會中秋。開樽揖明月。席上皆應劉。敏速迭唱和。醺酣爭獻酬。老子素不淺。預茲年少儔。九日重登臨。涼空氛氣收。風來鴈聲度。雲去山色留。西郊有潭菊。滿以金船浮。雅爲君子壽。外物眞悠悠。過則與春期。春時良更優。焰焰衆卉明。袞袞新泉流。簫鼓動地喧。羅綺傾城遊。五馬不行樂。州人爲之差。亭焉詎可廢。願此多賢侯。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先王制禮經。祠爲國大事。孟春祭風師。刺史敢有二。齋戒升于壇。拜手首至地。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濤。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慎無吹散去。坐使百穀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乃可驅雲煙。以喜萬人意。願君入薰絃。上副吾皇志。阜財復解慍。卽爲天下賜。八使重古禮。作詩歌祭義。誠欲通神明。非徒獎州吏。賢哉推此心。良以警有位。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甫

穰下故都今善藩。沃衍千里多豐年。孫公頃以清淨化。我來代之慙二天。人物高傳臥龍里。神仙近接弄珠川。漢光舊烈山河在。徘徊弔古良依然。二十八將固不朽。風雲一代皆忠賢。我亦明時得君者。出處十載功不前。尙得州麾養衰疾。優游豈減居林泉。因逢故人作宴喜。琴樽風月夕不眠。之翰詩來若金石。重於我輩何其偏。相其直道了無悔。寧爭螻屈與鵬騫。

送鄆鄉尉黃通

少年好逸驥。老者重安車。爭先尙逐逐。致遠貴徐徐。勿言一尉卑。千戶繫慘舒。外矜固不足。內樂則有餘。子游與季路。作邑寧歛歔。五斗對萬鍾。所問道何如。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高車赴南峴。敵郊主東道。風采喜一見。布素情相好。屈指四十秋。于今歲寒保。我起爲君壽。善頌復善禱。願盡杯中物。薄言理可到。君子貴有終。功名非必早。朝端卿大夫。所尙賢而老。世慮久乃周。聖門深已造。與君誓許國。無忝於祖考。潔如鳳食竹。樂若魚在藻。安得長相親。時時一絕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滿懷抱。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

今之刺史古諸侯。孰敢不分天子憂。自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慙轉郵。得非郡國政未洽。刺史閉閣當自尤。上賴天子仁。且聖神龍奔走不俟求。同雲千里結雪意。一夕密下誠如羞。俗有雪羞多夜落之語。曉來賞心江海上。東望不見三神丘。渾祛癘氣發和氣。明年黍稷須盈疇。煙郊空闊獵者健。酒市暖熱沽人稠。光精璨璨奪劍戟。清寒拂拂生衣裘。鈴齋賀客有喜色。飲酣歌作擊前籌。常願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鄆。誰言吾人青春者。意在生民先發謳。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南陽本佳處。偶得作守臣。地與汝墳近。古來風化純。當官一無術。易易復循循。長使下情達。窮民奚不伸。此外更何事。優游款嘉賓。時得一笑會。恨無千日醇。客有多聞者。密法爲我陳。自言此靈物。盡心妙始臻。

非徒水泉潔。大要麴蘖均。暄涼體四時。日月周數旬。其氣芳以烈。厥味和而辛。涓涓滴小槽。清光能照人。固可奉宗廟。宜能格天神。我姑酌金罍。駐此席上珍。況有百花洲。水木長時新。煙姿藏碧塢。柳杪見朱闥。兩兩鳧雁侶。依依江海瀕。晚光倒晚影。一川無一塵。悠悠乘畫舸。坦坦解朝紳。綠陰承作蓋。芳草就爲茵。引此杯中物。獻酬交錯頻。禮俗重三爵。今乃不記巡。大言出物表。本性還天真。或落孟嘉帽。或拋陶令巾。吾非葛天氏。誰爲劉伯倫。八使達觀者。與予日相親。作詩美嘉會。調高繼無因。但願天下樂。一若樽前身。長戴堯舜主。盡作羲黃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休哉羊叔子。輔晉功勳大。化行江漢間。恩被疆場外。中國倚而安。治爲天下最。開府多英僚。置酒每高會。徘徊臨峴首。興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萬輩。堙滅皆無聞。空悲歲月邁。公乎仁澤深。風采獨不昧。于今墮淚碑。觀之益欽戴。卓有王源叔。文學偉當代。借塵來襄陽。高懷極恬退。山姿列雲端。江響拂天籟。行樂何逍遙。覽古忽感慨。不見叔子祠。蕪沒民疇內。千金贖故基。廟貌重營繪。襄人復其祀。水旱有攸賴。太守一興善。比戶皆歡快。源叔政可歌。又留千載愛。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

憶守姑蘇日。見君已驚人。翩翩幕中畫。落落席上珍。強記及敏力。一一精如神。泊余領西帥。密與羌夏隣。君來貳邊郡。表裏還相親。有如得四支。周旋衛其身。予始按萬渠。兵行百物陳。而君主其事。進退皆有倫。羌酋八九百。醉歌喜斷斷。傳告以號令。再拜罔不馴。作城大順川。扼胡來路津。漢軍始屯集。虜騎俄紛綸。

諸將稍畏怯。偶語辭艱辛。君躍疋馬去。入險將死濱。持槌畫禍福。虎校靡不遵。呼兵就舂插。悅使咸忻忻。晝夜戰且役。城成未踰旬。虜乃急攻我。萬衆生煙塵。蒼惶被矢石。遁走無逡巡。君馳奏闕下。感慨動中宸。是秋懷敏敗。虜勢侵涇原。天地正愁慘。關輔將迸奔。腹心苟不守。皮膚安得存。予召蕃漢兵。趨邠當北門。諸將切切議。謂宜守塞垣。惟君力贊我。咸鑄爲本根。全師遂鼓進。連城息驚喧。果釋天子憂。獎詒垂明恩。予貳機衡重。君掌食貨繁。豈敢懈夙夜。未嘗攄笑言。今叨領南陽。會君乘使軒。攜手百花洲。無時不開樽。語論極今古。情契及子孫。氣同若蘭芝。聲應如篋墳。浩歌忘物我。劇飲無涼暄。自問平生心。此樂曾幾番。一旦改使節。恩恩指并汾。惜別固不忍。贈行當有云。從來宿兵地。北與胡漢分。長河出紫塞。太行入青雲。天然作雄屏。覽者懷忠勳。行府在平陽。山川秀氤氳。堯民擊壤歌。千古猶得聞。君有經濟心。潤以金石文。攬轡問風俗。坐堂精典墳。此道日益大。行行思致君。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雪

南陽風俗常苦耕。太守憂民敢不誠。今秋與冬數月旱。二麥無望愁編氓。龍遁雲藏不肯起。荒祠巫鼓徒轟轟。昨宵天意驟回復。繁陰一布飄寒英。裁成片片盡六出。化工造物何其精。散亂狂飛若倚勢。徘徊緩舞如含情。千門競掃明月色。萬木都拆寒梅英。天上風流忽爾在。人間險阻無不平。因松偶作琴瑟調。過竹徐移環珮聲。江天鳴鴈畏相失。龍庭奔馬豪如驚。丞相沙堤初踏練。將軍紫髯渾綴纓。巖前飢煞嘯風虎。海上凍死吞舟鯨。我有高樓擘雲上。雙瞳一開千里明。羣閣逐去疫癘遠。長逵壓下塵埃清。當知有年可坐致。東臯父老休營營。因招大使賞天瑞。醉把羲黃向上評。窮通得喪了無事。莊老器宇何難并。君起

作歌我起和天地和氣須充盈。當年此樂不可得。與雪對舞攄平生。共君學取雪好處。平施萬物如權衡。

閱古堂詩

中山天下重。韓公茲鎮臨。堂上續昔賢。閱古以儆今。牧師六十人。冠劍竦若林。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所存遠。我將所得深。仁與智可尚。忠與義可欽。吾愛古賢守。馨德神祇歆。興法曾弗泥。勸沮良自斟。躋民在春臺。熙熙樂不淫。耕夫與樵子。飽暖相謳吟。王道自此始。然後張薰琴。吾愛古名將。毅若武庫森。其重如山安。其靜如淵沉。有令凜如霜。有謀密如陰。敵城一朝拔。戎首萬里擒。虎豹卷韜略。鯨鯢投釜鬻。皇威徹西海。天馬來駸駸。留侯武侯者。將相俱能任。決勝神所啓。受託天所謀。披開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關支一柱。萬宇覆重衾。前人何赫赫。後人豈惜惜。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堅金。僕思寶元初。叛羌弄千鐔。王師生太平。苦戰誠未禁。赤子餵犬彘。塞翁淚涔涔。中原固爲辱。天子動宸襟。乃命公與僕。聯使禦外侵。歷歷革前弊。拳拳掃妖祲。二十四萬兵。撫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問昂與參。相彼形勝地。指掌而蹄躔。復我橫山疆。限爾長河灣。此得喉可扼。彼宜內就楫。上前同定策。奸謀俄獻琛。梟巢不忍覆。異日生凶禽。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投簪。公方青春期。抱道當作霖。四夷氣須奪。百代病可鍼。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尋。復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因賦閱古篇。爲公廊廟箴。

送謝景初廷評宰餘姚

世德踐甲科。先賓客先紫微。俱登甲科。廷評今又繼之。青紫信可拾。故鄉特榮輝。高門復樹立。餘姚二山下。東南最名邑。煙水萬人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賢大夫。坐堂恩信敷。春風爲君來。綠波滿平湖。乘興訪隱

淪。今逢賀老無。文藻凌雲處。定喜江山助。未能同僊舟。離樽少留駐。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隨去。

范文正公集卷第三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白雲無賴帝鄉遙。漢苑誰人奏洞簫。多難未應歌鳳鳥。薄才猶可賦鷓鴣。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銷。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

詠史五首

陶唐氏

純衣黃冕歷星辰。白馬彤車一百春。莫道茅茨無復見。古今時有致堯人。

有虞氏

成都成邑卽天開。終踐堯基詠起哉。但得四門元凱至。九韶何必鳳皇來。

夏后氏

景命還將伯益傳。九川功大若爲遷。謳歌終在吾君子。豈是當時不讓賢。

商人

履癸昆吾禍莫移。應天重造帝王基。子孫何事爲炮烙。不念嘻吁祝網時。

周人

斧鉞爲藩忍內侵。商人塗炭奈何深。不煩魚火明天意。自有諸侯八百心。

次韻和劉夔判官對雪

蔌蔌樓臺外。新輝溢四遐。雲中凋玉葉。星際落榆花。嶽色參差露。松聲髣髴加。風流裁賦苑。清苦讀書家。霜女慙輕格。蟾娥讓素華。孤鴻迷鳥道。萬馬憶龍沙。淨拂王恭氎。香滋陸羽茶。載歌勞郢謝。一奏待鍾牙。幾處和梅賞。何人爲鬢嗟。含毫看不足。詩社好生涯。

河朔吟

太平燕趙許閑遊。三十從知壯士羞。敢話詩書爲上將。猶憐仁義對諸侯。子房帷幄方無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帥。禦戎何必問嚴尤。

和黃惣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萬石君賢再出麾。猶龍川上五歌時。九重執憲清規在。十鎮分憂白髮知。環禁申威星拱極。鈴齋舒嘯月侵帷。金臺下客思何報。願上中和樂職詩。

過太清宮

醜石危松半綠蘿。函關真相玉嵯峨。誰言仙道求難至。自愧陰功積未多。渺渺雲霞開絳節。誰誰鸞鳳答空歌。幾時身退瓊壇畔。榮利匆匆奈老何。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分攜俱是佐高牙。兩地光塵自等差。榮事日趨丞相府。道情時過老君家。雙鴻得侶知風便。一鶴思鳴對露華。早晚相將雲漢外。重爲龍友免天涯。

送江南運使張傅度支

刑措東南始詔迴。重分邦計命欽哉。于公已積充閭慶。蕭相還施富國才。十郡甘棠歌未歇。一方流馬路初開。啓心知有嘉謨在。足亂雲霓憶帝臺。

堯廟

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洛水。舜亦致薰風。江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

西溪見牡丹

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同時辟命新。中道改絲綸。滄海人歸楚。清風子在秦。共居卿月下。獨得將星鄰。聳動軍前檄。崢嶸席上珍。烽煙邊信息。金鼓武精神。獵度天山雪。歌逢隴樹春。燕臺無限好。西向自霑巾。

鵬鷲在秋天

秋漢寥寥迴。雄心肯木棲。人間正搖落。天外絕攀躋。月兔精應喪。陽烏影欲齊。長河匹練小。太華一拳低。下眇羣毛遁。橫過百鳥睽。乘風俊未已。空闊玉關西。

觀獵

鷹犬一何驕。霜明遠近郊。鸞皇不觸網。狐兔自充庖。熠熠流鳴鏑。紛紛過綠髻。雄飛侵漢下。殺氣與雲交。剪棘爭探穴。摧林競覆巢。惟開三面者。盛德播絃匏。

鸚鵡

堂上每云云。金籠久受恩。思山誠有意。對主忍無言。性比孤鸞潔。聲殊百舌繁。雲林如一去。應喜謝朱門。歸鴈

稻梁留不得。一一起江天。帶雪南離楚。和春北入燕。依依前伴侶。歷歷舊山川。木葉程猶遠。梅花信可傳。子規啼到曉。鸚鵡鎖經年。應羨冥冥者。東風羽翼全。

青郊

青郊鳴錦雉。綠水漾金鱗。願得郢中客。共歌臺上春。射陽湖

渺渺指平湖。煙波極望初。縱橫皆釣者。何處得嘉魚。舟中

珠彩耀前川。歸來一扣舷。微風不起浪。明月自隨船。寄歐靜秀才

君歸一水遙。魂斷木蘭橈。賴有南軒竹。清風慰寂寥。

和韓布殿丞三首

泛湖中

平湖萬頃碧。謝客一開顏。待得臨清夜。徘徊載月還。

琴酒

絃上萬古意。樽中千日醇。清心向流水。醉貌發陽春。

漁父

月色滿滄波。吾生樂事多。何人獨醒者。試聽濯纓歌。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空半蒹樓臺。紅塵安在哉。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煙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疑師得仙去。白日上蓬萊。

野色

非煙亦非霧。羃羃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謂山公意。登高醉始迴。

雜詠四首

一

梓人一笑白雲鄉。杞桂森森遇豫章。聞道周公繩墨在。天庭誰此遇明堂。

二

有客藍田得意歸。溪光冉冉白虹蜺。玉人豈忍言環珮。留取天王尺二圭。

三

鏗鏗千古嶧山桐。金石聲來造化中。誰道元和無復致。爲君堂上起薰風。

四

嶺上英英向日開。帝鄉情態自徘徊。如何一施陽春雨。依舊無心歸去來。

書事呈韓布殿丞

南宮曾薦牧之文。失足徒勞忽十春。天上雲龍期際會。山中猿鶴愧因循。無功豈不孤黃石。有道何堪憶紫萼。少壯由來須努力。篆銘鍾鼎古何人。

西溪書事

卑棲曾未託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蒙叟自當齊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響亮頻聞鶴。夜海瞳矐每見珠。一醉一吟疎懶甚。溪人能信解嘲無。

得李四宗易書

秋風海上憶神交。江外書來慰寂寥。松栢舊心當化石。墳箴新韻似聞韶。須期管鮑垂千古。不學張陳負一朝。三復荊州無限意。王孫芳草路遙遙。

歐伯起相訪

海涯牢落若爲懷。惟子相過未忍迴。勁草不隨風偃去。孤桐何意鳳飛來。鐘藏金醴遲遲進。匣鎖雲和特特開。萬古功名有天命。浩然攜手上春臺。

寄贈沐直處士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玉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真。罷釣輪生蠹。慵冠鑑積塵。餌蓮攀鶴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祕。丹靈綠髮新。嶺霞明四望。巖笋入諸鄰。幾姪簪裙盛。諸生禮樂循。朝廷唯薦鶻。鄉黨不傷麟。吊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有客瞻冥翼。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得親。

酬滕子京同年

謝家風雅若爲酬。散吏方耽海上遊。疎懶幾忘傳筆夢。寂寥仍有負薪憂。欲歌蘭雪歸真隱。敢向簪軒競急流。如共茂先瞻氣象。莫言神物在南州。

贈餘杭唐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白髮思歸易滿頭。厭入市廛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故鄉知己方都督。千樹春濃種橘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扃。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晚翠。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潭共愛魚方樂。樵爨誰欺鴈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諸暨道中作

林下提壺招客醉。溪邊杜宇勸人歸。可憐白酒青山在。不醉不歸多少非。

題翠峯院范蠡舊宅

翠峯高與白雲閑。吾祖曾居水石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還解愛青山。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湖山早晚逢晴霧。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遶家雲。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靜。羣峯滿眼春。何當伴閑逸。嘗酒過諸鄰。

越上聞子規

夜入翠煙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送李紘殿院赴闕

寂寥門巷每相過。親近賢人所得多。今日九重天上去。滌陽孤客奈愁何。霜露丘園不忍違。三年月日速如飛。金門乍入應垂淚。因挂朝衣憶彩衣。

送邢昂處士南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憶江湖。東南賴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不孤。

送丁司理赴明州

仙家枝葉令威孫。南去司刑庇越民。金闕道書微旨。在獄多陰德。是真人道。書謂升真者。皆須曾爲獄官。

送鄞江寶尉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爲起清風。
送常熟錢尉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黃春不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試筆

偶緣疎拙得天真。豈問前途屈與伸。車馬縱能欺倦客。江山猶可助騷人。懶如叔夜書盈几。狂似淵明酒滿巾。況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纖塵。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歸心不可奪。千里故園春。及見市朝事。却思江海人。煙波方得伴。松月定爲鄰。願結虎溪社。休休老此身。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華構高軒敞。名湖一面分。星辰居上相。鼓吹燕中軍。山色來嵩室。風光徹汝墳。杉篁涵晚翠。蘭茝薦時薰。坐嘯頻乘月。歸懷幾望雲。迴臨黃霸俗。遠味仲宣文。萬戶方開國。三階復致君。斯亭比棠樹。千載頌清芬。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又

盛府兼名邑。榮歸指故林。多年望鄉淚。萬里倚門心。江館春寒薄。山程晚翠深。板輿迎侍日。桃李正芳陰。
此行深惜別。所喜是寧親。祖帳千門曉。鄉關錦國春。烏歌疑勸酒。山態似迎人。我絕南陔望。因兄淚滿巾。
送刁紡戶掾太常下第時爲太常發解官

精鑿本非深。英僚暫此沉。火炎方試玉。沙密偶遺金。豈累青雲器。猶孤白雪音。敢希蘇季子。潛有激儀心。

憶杭州西湖

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皇不讓明皇美。可賜疎狂賀老無。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爲雨出山來。

依韻酬母湜推官

聖門非入室。文陣敢爭盟。不意棲雲閣。何才隸月卿。珍羣憐未至。霄鷲引修程。直舍有仙味。祕庭無俗聲。午陰宮樹綠。宵刻禁鐘清。奉制歌三秀。稱觴聽六英。恩輝孤易感。交結淡難成。新髮鑑中改。舊山天際橫。纓思漁父濯。春伴隼旗行。桃浪觀秦塞。薰風省舜城。幾多興廢跡。重疊古今情。進退思先覺。蹉跎畏後生。見詒如美袞。欲報乏英瓊。淨揖澄江練。高窺擢露莖。復驚聞正始。終仰輔登闕。好勵圖南志。翺翔覽四瀛。

送石曼卿

河光嶽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顏。賈誼書成動西漢。謝安人笑起東山。亨途去覺雲天近。舊隱回思水石閑。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送河涉秀才

蜀道歸來萬里身。上堂嘉慶動諸隣。賢良詔下先生起。休向成都問卜人。

八月十四夜月

光華豈不盛。賞宴尙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來夕如澄霧。清風不負期。

送吳安道學士知崇州

一麾輕去奉蘭羞。共惜清賢豈易求。筮易暗驚鳴鶴遠。賦詩深望白駒留。古來經緯心皆曉。閑處光陰髮
半秋。長孺之才同吏隱。相寬頻上海邊樓。時聶長孺倅通判。

謫守睦州作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虎恩猶厚。鱸魚味復佳。聖明何以報。歿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強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又

妻子休相咨。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又

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送韓瀆殿院出守岳陽

仕宦自飄然。君恩豈欲偏。纔歸劍門道。忽上洞庭船。墜絮傷春日。春濤廢夜眠。岳陽樓上月。清賞浩無邊。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隴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又

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又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又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又

有病甘長廢。無機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關。

又

天關變化地。所好必真龍。軻意正适闊。悠然輕萬鍾。

又

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又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又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又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蕭灑桐廬郡十絕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史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又

蕭灑桐廬郡。開軒卽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又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遠舍石泉聲。
烏龍山泉實過公署。

又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又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隱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又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新雷還好事。驚起雨前芽。

又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採蓮去。笑上木蘭舟。

又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釣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此郡魚少而嘉。

又

蕭灑桐廬郡。身閑性亦靈。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黃庭。

又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新定感興五首

數仞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又

山水真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又

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又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迴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又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山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花啼鳥樂。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閑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撻筇。落葉信流水。歸雲識舊峯。蘭蓀誰共采。鳧鴈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晚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瑟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憂曾扣易。思古卽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留題江秀才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依韻酬周際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貴圖。良時須惜幾嗟吁。衆心可致巍巍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裨耳目。多慙外補救皮膚。子陵灘畔觀漁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讓。天衢何敢鬪先鞭。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逍遙。杯中好物閑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留題方千處士舊居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時裔孫楷方登進士科。

范文正公集卷第四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姑蘇從古號繁華。却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隈紅杏遮。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蘇州十詠

秦伯廟

至德本無名。宣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木蘭堂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爲蘇州刺史。嘗教此舞。

洞庭山

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虎丘山

昔見虎眈眈。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靜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煙瓦互西南。

閭門

吳門聳閭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落鴻漁釣外。斜柳別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顏。

靈巖寺吳王之離宮也下臨太湖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煙波空去鴈。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

太湖

有浪卽山高。無風還練靜。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

伍相廟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怨。死可報吳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祇慙魂。

觀風樓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南園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爲言。

依韻奉酬晏尙書見寄

徽音來景亳。盛事聳吳鄉。上象三台照。高文五色章。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寒谷春重煦。幽宮草特芳。感知心似血。思報髮成霜。新定慙無惠。姑蘇惜未康。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霓遠。南園橘柚荒。

願聞歌畫一。敢議賦長楊。碌碌嘲須解。循循教弗忘。跡甘榮路外。情寄聖門傍。幾託爲魚夢。江湖尙渺茫。
又用前韻謝晏尙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玄鄉。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逸氣彌衝斗。雄源甚決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寶芝芳。
遠似天無翳。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謂真廟神御頌也。渦曲風騷盛。謂游渦之作也。營丘
學校光。謂青社州學記也。至精含變化。大手鑿洪荒。崧嶽詞欺甫。甘泉價掩楊。滿朝當諷誦。終古豈遺忘。
恍若探龍際。森疑履虎傍。半生游此道。觀海特茫茫。

陳質殿丞挽歌詞

賢者逝如斯。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欲安碑。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

送僧文光

一品山前識。迢迢三十春。多慙畫戟裏。重見白雲人。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鷗各逍遙。但能賈傅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
凌霄。凌霄花名。生且有託。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聖君賢相正彌綸。諫諍臣微敢狗身。但得葵心長向日。何妨鷲足未離塵。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
萬民。宴坐黃堂愧無限。隴頭元是帶經人。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來章有鶴羸松冷之句因以松鶴命題以答之

鶴

華亭孤立病時身。終日徘徊尙海濱。露掌思高還警夜。芝田音斷欲傷春。千年靈氣何求藥。八變奇姿已過人。莫厭在陰猶寡和。九臯非晚見精神。

松

亭亭百尺棟梁身。寂寞雲根與澗濱。寒冒雪霜寧是病。靜期風月不須春。蕭蕭遠韻和於樂。密密清陰意在人。高節直心時勿伐。千秋爲石迺知神。

應制賞花釣魚

萬彙嘉亨日。皇心豫宴辰。華林新濯雨。靈沼正涵春。帝幄紛仙臆。天鈎擲錦鱗。洋洋頽睿唱。賡頌泱簪紳。過餘杭白塔寺

登臨江上寺。遷客特依依。遠水欲無際。孤舟曾未歸。亂峯藏好處。幽鷺得閑飛。多少天真趣。遙心結翠微。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官秩文昌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黨二疏高。涯業盡圖籍。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絕。今日盛遊遨。

江城對月

南國風波遠。東門冠蓋回。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歲計多藏藥。舟行不廢琴。歸書清白最。寧問橐中金。

芝山寺

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得食醵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昇上人碧雲軒

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澄宵半床月。淡曉數峯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

郡齋卽事

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蕭洒勝禪師。近疎歌酒緣多病。不負雲山賴有詩。半雨黃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歸遲。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對合如何。心存闕下還憂畏。身在樽前且笑歌。閑上碧江游畫鷁。醉留紅袖舞鳴鼉。與君今日真良會。自信麤官樂事多。

依韻酬黃灝秀才

再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難期日月迴。白雪孤琴彌冷淡。浮雲雙闕自崔嵬。南方歲晏猶能樂。醉盡黃花見早梅。

贈鍾道士曾舉進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惟有詩家風味在。一壇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貌古神疎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凌煙閣。留取雲山靜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遊。江上高樓欲千尺。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閑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掛。雨過松黃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間無。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升沉造化鑪。

瀑布

迴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勢鬪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贈廣宣太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雙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茆卿始下車。展節事君三黜後。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眞關借玉書。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者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尙紅塵。只應金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京口卽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懷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句來。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冰輪。詩人不悔衣霑露。爲惜清光豈易親。孤光千里與君逢。最愛無雲四望通。處處樓臺競歌宴。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淥水後池春。樽酒呼前輩。鑪香叩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蔽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

城大順迴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荒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眞賞卽瀛洲。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斗銷憂。

秀發千絲墮。光搖匹練柔。雙雙朔乳鷺。兩兩睡馴鷗。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某與龍圖公同年。復爲延安交政。思去共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疎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烹縮項鱸。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綿。迴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憂邊處。胡兵隔一川。時宣撫岢嵐軍。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說着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去。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逡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髮人。有爲須報國。無事卽頽神。故素幾云在。風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遊。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名共立。晚年恬退語相投。龔黃政事聊牽強。元白鄰封且唱酬。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爲守地猶雄。醉醒往日慙漁父。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生風。臥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遙九老中。

依韻酬益利鈴轄馬端左藏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成木強。宦游誰歎僅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去寧煩杜宇招。好樂當年開口笑。此心無事愧重霄。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甌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圖共醉。痛羸棊處肯相饒。一拋言笑如何遣。頻得音書似不遙。獨上西樓爲君久。滿城明月會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偃息養衰顏。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當止足。得無權處始安閑。心憐好鳥來幽院。目送微雲過別山。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塵頻。不任纖機只任真。遠護玉關猶竭力。入陪金絃敢周身。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道本逍遙惟所適。吾生何用蠖求伸。

萬里承平堯舜風。史君尺素本空空。庭中無事吏歸早。野外有歌民意豐。石鼎鬪茶浮乳白。海螺行酒灑上聲。波紅宴堂未盡嘉賓興。移下秋光月色中。

依韻酬李光化叙懷

列宿專城且自娛。清名善最卽前途。江山樂國誠難會。風月詩家的不辜。未必晚成輸早達。好將高笑代長吁。公餘更勵經邦業。思爲清朝贊禹謨。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曉

牆外轆轤響。樓前江漢欹。曙光和月色。猶記早朝時。

晝

日色清如照。前林葉未零。海東新隼至。一點在青冥。

晚

夜色動邊思。去年猶未歸。戍樓人已冷。目斷望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光獨不眠。君看明月下。何似落花前。

送黃瀨員外

三十餘年交舊心。相逢卽復議升沉。卑飛塵土味誠薄。達宦風波憂更深。自古榮華渾一夢。卽時歡笑敵千金。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見尋。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強胡。莫對秋風憶鱸。萬里天聲揚紫塞。十年人望在黃樞。定應松柏心無改。自信雲龍道不孤。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桑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蕭條臆後復春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枝上看。似留芳意入新年。靜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壽陽粧。玉顏須傍韶春笑。莫鬪嚴風與惡霜。百花爭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黃金置清賞。隔年春色爲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鶴。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黃石。談道須期會赤松。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卽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躔。致了昇平一品閑。白傅歌詩傳海外。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別。故國春濃幾度還。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搢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斯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海。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冢宰權。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養高年。閑披丹訣開鑪竈。醉度清歌被管絃。同榜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羨神仙。松楸薤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誕辰知兌說。輕安拜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穠下此花留未發。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爲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氣豔未勞橫玉笛。風光先合倒金罍。隴頭欲寄交情遠。林下初逢病眼開。必若和羹有遺味。花王應亦命公台。

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芳洲名冠古南都。最惜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來海鷺。池塘人靜下仙鳧。花情柳意憑誰問。月彩波光豈易圖。漢上山公發新詠。許昌何必詫申湖。中或作西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穠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爭窈窕。一水自漣漪。潔白憐翹鷺。優游羨戲龜。闌干紅屈曲。亭宇碧參差。倒影澄波底。橫煙落照時。月明魚競躍。春靜柳閑垂。萬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菊花潭在郡之西郊。因有菊門。復有菊潭鎮。近取菊植于洲中。洲有高臺。遂命之曰菊臺。梅比漢南遲。京洛而南至鄧。始有梅焉。梅比襄陽。又晚一月。岸鵲依人喜。汀鷗不我疑。綵絲穿石節。囊鄧問舊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羅襪踏青期。素髮頻來醉。滄浪減去思。步隨芳草遠。歌逐畫船移。繪寫求真賞。緘藏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池。

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親逢英主開前席。力與皇家正舊章。直道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龔黃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謠及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奇謀曾壓北方強。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依韻答并州鄭大資政見寄

節制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天真。風韻應如舊。精明迥絕倫。致君心未展。寧是式微人。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論。重求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絕不衰。獨媿鑄顏恩未報。捧觴爲壽獻聲詩。

和運使舍人觀潮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羣源怯倒流。騰凌大鯤化。浩蕩六鼇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羣檝望風迎。踊若蛟龍鬪。奔如雨雹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藥無涯誰可共。詩仙今日在蘇臺。白樂天謂韋蘇州爲詩仙。

依韻和蘇之翰對雪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纔孟冬。迺知王澤寢及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九重。况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若爲慵。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唐作守不爲輕。况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參卿士月。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老相看眼倍青。最愛湖山清絕處。晚來雲破雨初停。

又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宮。迴顧隙駒曾不息。沉思樽酒可教空。層臺累榭皆清曠。萬戶千門盡鬱葱。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文翁。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東南爲守慰衰顏。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慙老驥閑。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官達了身。高居南闕重爲隣。西園冠蓋時時會。北海樽罍日日親。共乘榮華拋世態。同歸清靜復

天真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奇。每來凭檻卽開眉。好山深會詩人意。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奇勝翠微間。車騎笙歌暮未還。彥國才如謝安石。他時卽此是東山。

又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蒼然石壁開。故老相傳應可信。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答韓侍御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延下客。予執卷時卽遊端公之門。于家今日見高門。端公之先君嘗作金陵獄掾。我居方面榮爲懼。君向臺端直且溫。彼此中懷蘊金石。不須銷黯動離魂。

謝柳太博惠鶴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伴。千年遼海識歸程。雞羣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孰謂榮。獨愛九臯嘹唳好。聲聲天地爲之清。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五首因以綴篇

玉皇近侍請修真。賜得南山十里雲。樽有聖賢聊自慰。鼎多龍虎復誰分。謝家山色朝晡見。陶隱松風寤寐聞。萬物已齊無一事。獨醒惟笑衆醺醺。

其二

要路拋來自寡尤。高懷卷去白雲收。玉緣祕寶須藏密。蘭爲奇香却在幽。仙骨豈曾移靜節。帝心終是竭嘉猷。紅霞綠竹忘機地。未免天家下詔求。

其三

漢陂高興自飄飄。何必天台渡石橋。潭上藥靈多餌菊。林間詩逸半書蕉。勤歌蘭珮招逋隱。懶事塵纓逐案僚。客有赤松盟約在。異時猿鶴不相遼。

其四

瑤壇日月靜中長。詩思時時逸謝塘。神枕自成仙島夢。朝衣猶有御爐香。三元祕簡侵星奏。五嶺靈芽待雪嘗。金闕九重留不住。高風何處是嚴光。

其五

門外煙嵐紫閣橫。九衢風土更何情。籬邊醉傲淵明飲。隴上歌隨桀溺耕。三樂放懷千古重。萬鍾回首一毫輕。鵬鷁共適逍遙理。誰復人間問不平。

贈方秀才楷

高尚繼先君。崑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隣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二首前集已有一首

吳門歎歲減繁華。蕭索專城未足誇。柳色向秋迎使館。水聲終夜救田車。丘山在負思朝寄。毫髮經心愧

道家不似桐廬人事少子陵臺畔樂無涯。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義

易義

乾上乾下。內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內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內。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爲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爲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爲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爲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內外之分。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兌陰卦。艮陽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近焉。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恆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爲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而不以獲應爲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己。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鄰。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內。四陽退之於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爲義。尙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內剛外震。二陰剝焉。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爲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

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則衆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也。陰正於內。其二也。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內卦明也。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順也。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睽。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

志疑動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遇雨。羣疑亡也。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爲王臣。得位應五。君在險中而與己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爲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爲山。兌爲澤。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說也。兌爲說。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兌爲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爲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幹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下動。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

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剛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爲澤。坤爲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爲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爲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坎險也。兌說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尙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木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

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兌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爲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爲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爲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爲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

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漸，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墜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上震動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昃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不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而不動于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爲德，其失也僞，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爲體，內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爲體，內外皆

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兌澤重潤而上下皆兌。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爲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爲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內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論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聳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僞。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一知十。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爲得。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

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名。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特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名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

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爲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

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竄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求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旣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繇遠。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未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

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迴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穡事。將保官閑雜錢。并勸令近土人戶。以願夫錢。散與助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今爲駢驥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今爲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拯劉貽孫張建侯范全。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臣王達王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信。

王遇、張忠、郭遠、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瓌、劉兼濟、李緯、張繼勳、楊麟，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卻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克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

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糞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進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爲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己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卽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答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效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

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充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悞朝廷機事。爲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縉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爽。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爲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

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十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噤然聚議。以爲過優。何薄之甚耶。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荐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己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問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諡曰文。今觀公之真。而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頌

皇儲資聖頌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尙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羨。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往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禘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

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尙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慊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實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繇繇帝統。神武之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迺建承華。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日彰溫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

稼穡斯憂。艱難思究。授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思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膝。玉振金相。英聲茂實。絲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乎。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潁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爲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久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與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漲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爲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橫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旣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內。民有復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闔其租者。三千餘戶。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今漸復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議。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憫怛。迺按迺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蟲不散。山互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翁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穀兮登盈。作爲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尙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召之美。旣而丘園初秀。闕閱令嗣。拳拳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搆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

行己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名不登縉紳之議日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繫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爲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槩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再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

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祕。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爲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孝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噫。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爲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旣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旣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羣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尙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尙書郎領待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成殆而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爲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是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爲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鍊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之別序。旣抵郡。訪天長觀。卽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

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污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爲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劍。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章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庇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薄皇朝。柳仲塗起而麾

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簞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真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卽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爲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

度時謂善琴爲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旣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爲序焉。嘻。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尙。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悒悒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子然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恐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爲資始。於坤爲發生。於人爲溫良。爲

樂善爲好生。於國爲行慶。爲刑措。於家爲父慈。爲子孝。爲嘉穀。爲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爲三辰昭會。於地爲萬物繁殖。於人爲得時茂勳。於國爲聖賢相遇。爲朝覲會同。爲制禮作樂。爲上下交泰。於家爲父子。爲夫婦。爲九族和睦。於物爲雲龍。爲風虎。爲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爲膏雨。於地爲百川。於人爲兼濟。於國爲惠民。爲日中市。於家爲豐財。爲富其鄰。於物爲騶虞。爲得食雞。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爲行健。於地爲厚載。於人爲正直。爲忠毅。於國爲典則。爲權衡。於家爲男女正位。爲長子主器。於物爲金玉。爲獬豸。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儀不行。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踰躡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說春秋序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

間華衰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尙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褻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尙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貧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賁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驥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

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真宗皇帝爲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翮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卽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

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臥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霏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歷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鹵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惣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旣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微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

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霽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爲之銘。銘曰。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冷冷兮。師之琴。真性存兮。孰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書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閣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

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

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效。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勳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墮。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

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眾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紛。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體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爲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旣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綱。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

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尙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內降

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秦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于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台宰。邠侯之問。繫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爲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爲其升爾。某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爲衣冠禮樂之

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某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于海隅。葭莩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尙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尙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尙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

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業者。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

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蕪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尙。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

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尙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糺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滄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湯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

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尙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

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尙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悖。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尙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旣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旣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朝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

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甄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年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穫矣。今者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僮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

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爲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不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旣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崑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訟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旣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異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

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矯。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篋。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

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羈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朝廷之盛德乎。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某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某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詔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蒼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

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僚。亦旣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昔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尙困。邊廩尙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而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

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尙可隆。天下之道。尙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度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

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爲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逾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會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

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膈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諮芻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衛顛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尙書之政當尙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守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爲過乎至於穎考叔曹劌杜篋弦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

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繅綫。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邀主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尙。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膾。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於斯。絕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旣濟之食。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

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覲之輩，爭爲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尙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胸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覲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覲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旣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泐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泐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泐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恩也。某天拙之效，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

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惴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旣已免咎。此書尙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

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不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尙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人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又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爲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

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爲典。謂二帝之道。可爲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爲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爲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至于今。冤之儻亦以典爲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尙。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爲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爲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爲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爲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爲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爲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爲令式。尊之爲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敍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爲典要。尙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爲大範哉。足下博識之

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繁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其目。典之爲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駮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未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爲是。謂制爲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之目。以典爲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

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册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册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宜。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尙。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諡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于上京。崔公旣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冀捨旃。不宜。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瘞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含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

者。大王當爲霸主。牽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井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問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

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尙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答安撫王內翰書

某謬自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踈略。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尙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則。而璧猶自貴。柰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尙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卻行招納。國威愈屈。爲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尙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爲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恥。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爲禦邊之策。柰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鈴。以致敗事。預鑿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勳勞未著。卽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卽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可觀其效。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

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爲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閣下以衆說參取。爲國家圖之。不宜。某再拜。

上呂相公書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戶。不足爲用。又寨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爲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繫署。今有圖子。先具呈上。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爲。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爲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做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強。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內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旣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內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爲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剋民進身爲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沒。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爲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內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爲此也。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又爲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旣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感。足以

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爲一。何憂乎邊患矣。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爲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爲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爲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爲養親計。怔忡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爲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牆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己安乎。其他利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府。今西北簞動。在北爲大。雖遣使脩好。或可暫弭。柰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輿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內。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鑒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祿之福。忘喪敗之禍耶。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

望風稟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爲武帥。與之參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諧於內。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爲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內。某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胸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尙書書

某啓云。伏惟樞密尙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塗。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脩謝啓。伏增惶懼。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塞。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凜。庫緡空虛。不議營構。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卽某不敢避。儒生之算。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孽延安兵馬。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卵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比所以罄其短拙。而不

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尙遠台座云云。

與省主葉內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聞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蝨。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梏於羣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爲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爲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梏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爲。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自重爲禱。不宣。某上。

又

某啓。近辱真誨。答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正爲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柰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爲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己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爲恥。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爲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尙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宜某頓首。

上呂相并呈中丞諮目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恥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姑蘇四郊。略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

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燥涸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滅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爲亦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

任懽懼之至

范文正公集 卷九

一三七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醜。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斂。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爲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不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尙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尙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尙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距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影子子。美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卑飛於榜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忸忸。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愛愚之直。憫愚之忠。愚貶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誰窮。尙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顏精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闕之人。必爲神明。尙饗。

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于羣靈。惟純惟粹。哲人迺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魂兮有生。來休盛時。尙饗。

祭呂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觀昌辰。宰予庶揆。保輔兩宮。訐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

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衮。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尙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相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篋。謝崇高兮脫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絕。想老成而感涕。尙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袞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臥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誥誥。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衰。邦國不幸。尙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鈐轄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惟君少負氣岸。兮聲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

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鄂杜。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尙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門而不驕。幼屹屹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擢臺臺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啓於輔帷。迺修撰於史局。尙未足以施爲。遽侍從於天閣。聳內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畎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達。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尙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于誠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指紳輝映。德業表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此于

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怒。焉如病尙饜。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闕。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迺升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徼。暄涼屢更。曾不齋咨。奉親爲榮。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橫。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吊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撻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強兵之形。機謀若織。邊陲如扃。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遭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尙饜。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二十。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徒宛丘。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幽郊。謂公將享。兮。用千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

兮。光虞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切切。嗚呼哀哉。尙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乘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繄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从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閣。嘉猷日沃。威顏日溫。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宮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靜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誥誥。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惟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爲。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尙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峨峨。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闕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迺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實營實經。慷慨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遭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隣邦。唱詠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沉。今也云亡。絕絃于琴。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尙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環慶經略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溫造其倫。聖獎休烈。屏諸讒言。擢爲侍從。寄以藩垣。邪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宮純。嗚呼。旣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亡。痛楚悲辛。尙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爲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茲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茲億兆。非王而誰。尙饗。